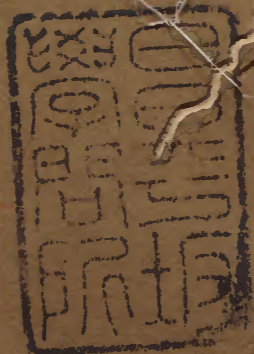


學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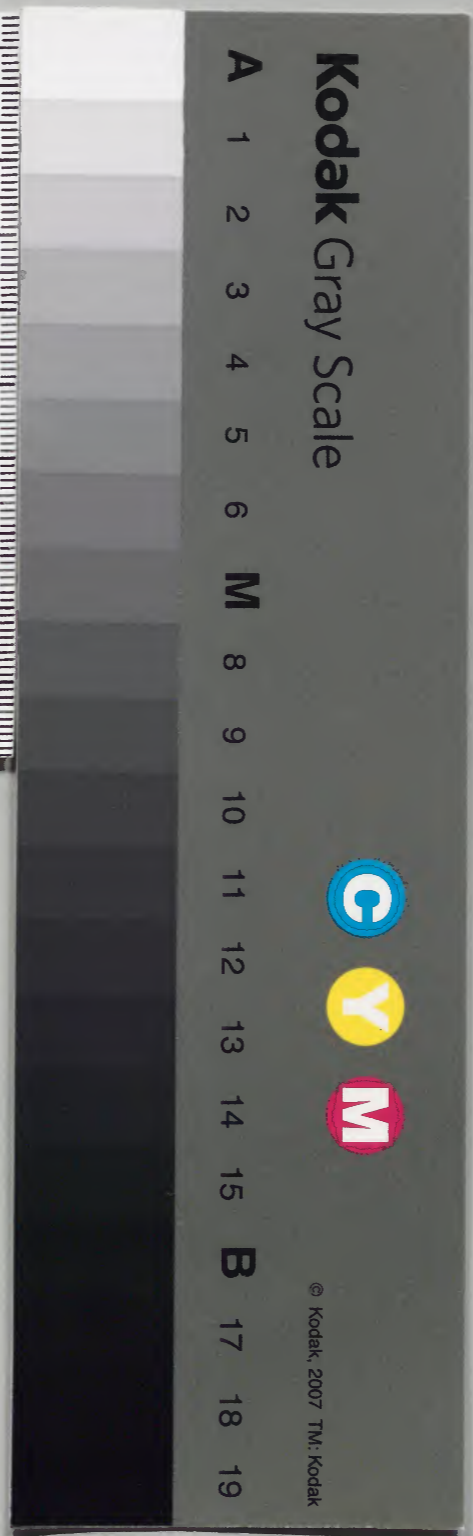
百架四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五三	八〇	三〇六
架	冊	類
漢書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三七	一八〇	三〇六
架	冊	類
漢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06
冊數	80 (47)	
函號	367	85



學海君道部卷之一百二十

漢草文庫

創業類

帝王開基六

大業篇一十

宋并天下章

甲子宋乾德一

春正月宋范質王溥魏仁浦罷以趙普同平章事

正月戊子范質王溥魏仁浦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迹屢求避

位至是從之庚寅以趙普同平章事李崇矩為樞密使普既相以

天下為己任宋主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宋主數微行過功

臣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宋主不出久之

聞扣門聲普亟出宋主立風雪中普惶恐迎拜宋主曰已約光義

矣已而光義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裯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宋
主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宋主曰吾睡不
能安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普曰陛下欲南征北伐邪願聞成算
所向宋主曰吾欲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二
邊之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
乎宋主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宋主又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
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宋主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
取孰可守宋主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宋主默然良久曰
卿可謂深慮矣普剛毅果斷然多忌刻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爲言
宋主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敢復
言

卮言曰宋祖罷范質王溥等而相趙普至是始成一代之君臣
矣普爲佐命元臣蓋無愧焉而雪夜之計則亦未爲得也是時
宋已略定中原南取荆湖而南唐吳越亦皆入貢爾藩蜀偏據
兩川南漢僻處海隅日就危亡不難圖也所難者遼北漢於我
爲敵國而西夏世據不賓其患不在目前而在後世爲宋祖計
者以帝之英睿帥猛將勁兵以從事于北方收復燕雲取太原
定靈朔而後削平江南諸國如拉朽耳乃急近功而忽遠慮舍
其難而易是圖及南國盡平而將驕士惰其又能以大舉北伐
乎卒之終太祖之世不能有太原而遼夏之禍數世未息也普
之言曰曹翰死孰可代之是宋之將僅一曹翰而止也安得數
曹翰而後取燕雲哉

南漢侵宋潭州防禦使潘美擊却之

二月宋昭義節度使李繼勳侵北漢遼州克之

昭義節度使李繼勳屢敗北漢兵至是宋主遣曹彬會繼勳合兵入北漢境攻其邊邑及遼石州繼勳大敗北漢兵于遼城下北漢遼州刺史杜延韜危蹙籍部下兵三千人降于繼勳契丹以六萬騎來援又擊走之

秋九月宋攻南漢郴州克之

初南漢內常侍邵廷珣言於南漢主鋹曰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且遣使通好于宋鋹憤然莫以爲慮至是宋將潘美尹崇珂帥兵攻其郴州鋹始懼以廷珣爲招討使屯洗口宋旣克郴得南漢徐延業宋主訪其國政延業具言其主酷刑非法賦歛繁重作諸淫巧遊幸宴犒日費數萬金宋主驚駭曰吾嘗救此一方民時方謀下蜀未遑也

冬十一月蜀約北漢侵宋宋遣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等伐之十二月宋王全斌等入蜀興州擒其招討使韓保正蜀兵大潰

初宋主欲謀伐蜀以張暉爲鳳州團練使暉盡得蜀虛實險易以聞宋主大悅已而蜀主昶用王昭遠言遣趙彥韜等以蠟書簡行約北漢濟河同舉兵至汴彥韜潛取其書以獻宋主宋主得書笑曰西討有名矣乃命王全斌爲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爲彥進副之王仁贍曹彬爲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且命爲蜀主治第於汴水之涯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備具召全斌謂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申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

全斌及彥進等由鳳州光義及彬等由歸州進蜀主聞之以王昭遠爲都統趙崇韜爲都監韓保正爲招討使帥兵拒宋十二月全斌等入蜀克萬仞燕子二砦遂取興州進拔石圖等二十餘砦獲糧四十萬全斌先鋒將史進德與韓保正等戰于三泉砦敗之擒保正等獲糧三十餘萬宋師至羅川蜀師依江列陣以待崔彥進遣張萬友等奪其橋蜀人退保大漫天砦彥進萬友與康延澤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逆戰大敗而潰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昭遠渡桔栢江焚梁退保劔門

宋將劉光義曹彬克蜀夔州

初夔州有鎖江爲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劉光義等行宋主示以地圖指鎖江曰我軍泝流至此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襲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權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鎖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蜀寧江制置使高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獨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戰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彥儔力戰不勝奔歸府第縱火自焚死

乙丑宋乾德三春正月宋王全斌攻蜀劔門克之宋劉光義曹斌取蜀

五州蜀太子玄喆將兵禦宋至緜州遁還王全斌進次魏城蜀主昶降

王全斌攻蜀進次益光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可渡自此出劔門南二十里至青彊與官道合若行此道路則劔門不足恃也全斌乃令史進德趨來

蘇而自帥大衆前進跨江爲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遁遂進次青疆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劔門自引衆退屯漢源坡以待全斌未至漢源進德已克劔門甲戌全斌至趙崇韜布陣出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昭遠走投東川俄而宋追騎至與崇韜俱被執壬午全斌克利州劉光克萬施開忠四州峽中郡縣悉定遂州知州陳愈以城降蜀主昶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太子玄喆統之趨劔門以禦宋師禦宋師玄喆至縣州聞已失劔門遂遁還東川昶惶駭甲申全斌進次魏城昶命李昊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遣馬軍都監康延澤先以百騎入城見昶諭以恩信留三日盡封府庫而還又遣其弟贊詣闕上表宋主詔曰朕以受命上穹臨制中土姑務保民而崇德豈思右武以佳兵至於臨戎蓋非獲已矧惟益部僻處一隅靡思僭竊之愆輒肆窺覷之志潛結并寇自啓釁端爰命偏師往申吊伐靈旌所指逆壘自平朕嘗中宵撫然兆民何罪屢馳驛騎嚴戒兵鋒務宣拯溺之懷以盡招携之禮而卿果能率官屬而請命拜表疏以乞祈恩託以慈親保其宗祀悉封府庫以待王師追咎改圖將自求於多福匿瑕含垢當盡滌於前非朕不食言爾無他慮昶乃舉族與官屬由峽江而下至江陵宋主遣皇城使竇思儼迎勞之宋師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一百九十八戶五十三萬四千三十有九時峽路諸將遵曹彬號令不敢屠戮秋毫無犯丙申赦蜀歸俘除管内逋賦以呂餘慶知成都府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宋主方設氈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

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

卮言曰中原多故則據蜀之易中原大定則取蜀之易自漢晉隋唐之季若宋元之亂稱帝于蜀者各數十年及司馬懿桓溫劉裕李存勗之徒起以至唐宋我皇大事甫就兵威一臨而蜀遂不可守矣皇朝先北伐而後取蜀真長策哉

三月初置諸路轉運使

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務厚斂以入已而輸貢有數帝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毋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卽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于上矣

呂氏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立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於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皆所以漸收其權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夏六月宋賜孟昶爵秦國公尋卒

五月乙亥蜀主孟昶至汴遣開封尹光義勞昶于玉津園丙戌昶率官屬子弟素服待罪于闕下宋主御崇元殿見之賜將士衣服錢帛戊子大赦減死罪一等壬辰宴昶及其子弟于大明殿先所治第宅供帳悉以賜又爲其官屬各營居第翌日詔曰伯禹導川黑水本梁州之域河圖括象岷山直并絡之墟是曰坤維素爲土土屬中原多故四海羣飛遂剖裂於山河競僭竊於位號朕削平寓縣載整皇綱復周漢之舊疆寵綏羣后采唐虞之大訓協和萬邦六年于茲百揆時叙禮樂征伐之柄盡出朝廷蠻夷山海之君咸修職貢順長庚而授律法時雨以興師先申告誕之文以慰奚來之衆咨爾僞蜀主孟昶克承餘緒保據一隅擅正朔以自尊歷

歲時而滋久屬王師之致討察天道之惡盈體此綏懷思於欽順盡率羣吏降于軍門抗手䟽以陳誠伏天闈而請命是用昭示大信盡滌疵瑕度越彝章升於崇秩冠紫薇之近署以奉內朝剪鷄首之奧區爲之封邑率從異數式洽殊私爾宜欽承往踐厥位可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給上鎮節度使俸祿餘官除拜有差六月甲辰封孟昶子玄喆爲泰寧軍節使庚戌昶卒宋主廢朝五日追封楚王

周氏曰前代國君迎降往往滅亡誅戮其禍慘矣孟昶降宋而宋待之有加老死牖下然則宋之俗尤厚也故又書而予之

秋八月宋選諸道兵入補禁衛

先是宋主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爲上軍

至是從趙普之謀命諸州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疆壯卒爲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卽送闕下復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役自謂將不得專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不知嗣世之兵之耗弱者亦漸由於此也

宋置封樁庫

宋主平荆湖西蜀收其金帛別爲內庫儲之號封樁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爲軍旅饑饉之備嘗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萬遣使謀於彼儻肯以地歸於我則以此酬之不然朕當散滯財募勇士以圖攻取也

丙寅

宋乾德四

春正月北漢侵宋宋敗之于靜陽

正月丙子宋主遣使分詣江陵鳳翔賜蜀羣臣家錢帛丁亥命丁德裕等率兵巡撫西川北漢侵宋安國軍節度使羅彥瓌等敗之于靜陽擒其將鹿英

冬十二月北漢復取宋遼州鞬鞞入貢于宋

卮言曰宋興女真鞬鞞皆來入貢而不知亡宋者卽此二種也興亡倚仗之幾其可畏哉

丁卯

宋乾德五

春正月宋王全斌等有罪徵還貶官有差以曹彬爲宣徽

南院使

宋主徵王全斌等還甲寅以全斌贖貨殺降責降崇義留後崔彥進昭化留後王仁贍右衛大將軍丁巳賞伐蜀功以劉光義劉延

讓廉謹並進爵秩以曹彬爲宣徽南院使彬入謝曰征西將士皆獲罪臣何敢獨受賞宋主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之常典又何辭焉

李氏曰天下無難事亦無易事權柄下移則難於登天威令旣振則易於反掌偉哉我太祖之興其用兵行師伐叛吊民一切留意於賞罰之際王全斌曹彬皆平蜀彬有功而無過則擢用而不疑全斌貪恣以致亂則貶降而不恤賞罰如此宜其平定天下取五強國如摧枯拉朽之易也

戊辰

宋乾德六月改開寶元

秋八月宋遣李繼勳將兵伐北漢九月繼勳敗北

漢兵于銅鍋河進薄太原冬十一月契丹救北漢宋李繼勳引還北漢遂入宋晉絳州

初宋主嘗因諜者謂北漢主曰君家與周世讐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爲困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漢主遣諜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宋主哀其言謂諜者曰爲我語釣開爾一生路故終勺世不加兵至是北漢主勺卒養子繼恩立宋主聞之乃遣李繼勳帥禁兵以伐之九月北漢司空郭無爲弒繼恩而復立其弟繼元宋兵已入其境乃遣劉繼業馬峯領軍扼團栢谷峯至銅鍋河繼勳前鋒將何繼筠擊破之斬首三千級遂奪汾河橋薄太原城下焚延夏門北漢主大懼十一月遣使告即位于契丹且乞師契丹主遣撻烈將兵救之宋主亦遣使賫北詔諭北漢主令降約以平盧節度使授之又別賜郭無爲詔許以洛

州節度使無為得詔色動勸北漢主納款北漢主不從李繼勳等
聞契丹兵來皆引歸北漢因大掠宋晉絳二州

已巳

宋開寶二

春二月宋主自將擊北漢三月圍太原

李繼勳等既還宋主謀再舉以問魏仁浦曰朕欲親征太原何如
仁浦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重之宋主不聽命繼勳等將兵先赴
太原以光義為東京留守自將發汴三月至太原築長連城圍之
立砦於城四面繼業等乘晦突門犯東西砦戰敗而遁宋主又命
壅汾晉二水以灌城漢人大恐郭無為復勸北漢主出降北漢主
不從

夏四月契丹復救北漢宋韓重贇等擊敗之閏五月宋主引還

初宋主度契丹必由鎮定救太原使韓重贇倍道兼行赴之又聞
其分道一自石嶺關入召何繼筠逆擊授以方畧繼筠遇契丹于
陽曲大敗之斬首千餘級重贇亦先陣于嘉山契丹兵自定州西
入見旗幟大駭欲遁重贇急擊大破之擒其首領三十人宋主命
以所獲契丹俘示於城下城中喪氣憲州嵐州各以城降宋時契
丹主遣韓知璠冊立北漢主知璠習知戎備在圍城中晝夜督察
盡心固守宋命水軍載弩環攻驍將石漢卿等多戰死北漢兵亦
屢敗夜半忽傳呼漢主出降宋主將開壁門八作使趙璲曰受降
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已而果謀者契丹復遣南大王者將兵援
北漢宋指揮使率眾攻城戰不利時宋師頓于甘草地會暑雨軍
士多疾疫太常博士李光贊上書請班師宋王以問趙普普亦以
為然乃分兵屯鎮潞徙北漢民萬餘戶于山東河南而還北漢籍

宋所棄軍儲得粟三十萬茶絹各數萬

開寶二年己巳冬十月罷王彥超等節度使

王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帝宴之於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智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諭意即前奏曰臣本無勲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舊園臣之願也安遠節度使武行德護國節度使郭從義定國節度使白董質保大節度使楊廷璋各陳攻戰閱閱及履歷艱苦帝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皆罷鎮奉朝請

胡一桂曰太祖深思天下唐末以來生民塗炭知所以處藩鎮收兵權之道既以從容孟酒之間解石守信等兵權復以後苑之宴罷彥超等節鎮於是宿衛藩鎮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

張世恭曰興滅國繼絕世王者之盛心也唐末以來生民塗炭固由於藩鎮之跋扈然當時姑息之政多處置之法廢耳宋與漸收其權則亦已矣夫何因其入朝遂罷節鎮豈至誠無偽之意乎先儒胡氏多美之臣獨以爲不然宋主孟酒之釋兵權一言之罷藩鎮雖於隨機應變而能革一時之宿弊然等之王者至誠無偽之心則未也且諸節鎮履歷艱危冀傳後裔一旦罷之謂之何哉苟有功則賞有罪則誅勿行姑息自然畏服安用罷爲昔周得天下而封諸侯享年八百秦并列國而置郡縣傳祚二世此無他仁不仁之異耳然則詐力安可尚耶
卮言曰宋祖罷諸節鎮誠一時濟變之術而張氏以至誠無偽

之心責之亦近迂矣但節鎮雖罷而處置未盡功臣鮮世及之
典將帥多裁抑之過故亦不得其死力卒無以平定北方也

庚午

宋開寶三

秋九月宋遣潘美將兵伐南漢冬十月克賀昭等州

南漢主劉鋹舉兵侵宋道州刺史王繼勳言鋹肆為殘虐暴數出
寇邊請南伐宋主未欲遽加兵乃令南唐主為書諭鋹使稱臣歸
所侵湖南舊地鋹囚唐使而驛書答唐主言甚不遜唐主上其書
宋主乃以潘美為桂州道行營都部署戶從珂為副以伐之時南
漢舊將多以讒構誅死鋹乃遣宦者龔澄樞馳往賀州畫守禦策
宋前鐸至芳林澄樞遁還宋遂圍賀州鋹復遣伍彥柔將兵援賀
潘美聞彥柔至潛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艤舟岸側遲
明挾彈登岸踞胡床指揮而宋伏兵卒起彥柔眾大怒亂死者十
七八禽彥柔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城遂破美督戰艦聲言順流
趨廣州鋹乃以潘崇徹為都統領眾三萬屯賀江會美徑趨昭州
崇徹但擁眾自保而已美乘勝克昭州進拔桂連二州鋹聞之謂
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吾知不復南也
十一月契丹入宋定州宋將田欽祚戰却之

契丹以六萬騎寇定州宋主命田欽祚領兵三千禦之欽祚與虜
戰蒲城虜騎少却乘勝至遂城虜聞之數日欽祚度城中糧少整
兵開南門突圍一角出其夕至保塞軍中不亡一矢宋主喜謂左
右曰虜數犯邊我以二十四緡購一胡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
止費我二百萬匹絹則虜盡矣自是益修邊備

十二月南漢將李承渥帥兵拒宋潘美進擊大敗之遂拔韶州

南漢主鋹以李承渥爲都統將兵十餘萬陣于蓮花峯下南漢人
教象爲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戰必致陣前以壯軍威潘
美集勁弩射之象奔蹏乘者皆墜反踐承渥軍軍遂大敗承渥僅
以身免美進拔韶州韶漢之北門也鋹聞韶破窮蹙不知爲計始
令塹廣州東壕以郭崇岳爲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統軍六萬屯
馬逕以禦宋師

辛未

宋開寶四

春二月宋潘美大破南漢兵于馬逕遂克廣州南漢主鋹

降

宋潘美克英雄二州潘崇徹以其衆降美進次瀧頭南漢主鋹遣
使請和且求緩師美不許進兵馬逕去廣城十里若于雙女山下
鋹懼遣其左僕射蕭濯奉表詣軍門乞降美即令人送濯赴汴鋹

欲出迎郭崇岳止之乃復爲扞禦之備遣其弟保興率國內兵拒
宋植廷曉乃領前軍據水而陣令崇兵殿後旣而宋師濟水廷曉
力戰不勝死於陣崇岳奔還其柵潘美謂諸將曰彼編竹木爲柵
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丁夫人
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煙埃紛起南漢軍
大敗崇岳死於亂兵龔澄樞李托相與謀曰北軍之來利吾國中
珍寶耳今盡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駐也乃縱火焚府庫官殿
一夕皆盡明日鋹出降美入城俘其宗室官屬送汴有宦者百餘
輩盛服請見美曰是椽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爲此等悉斬之凡
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戶十七萬二百六十二於是美等上露布
以聞詔加美山南東道節度使

夏六月宋誅南漢宦者龔澄樞李托賜劉鋹爵恩赦侯

鋹至汴宋主遣呂餘慶問鋹反覆及焚府庫之罪鋹歸罪龔澄樞李托等獻俘于廟社宋主御明德門受俘遣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鋹鋹伏地待罪宋主命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托斬于千秋門外釋鋹罪賜襲衣冠帶器幣鞍馬是日大宴於大明殿鋹預焉丁酉賞伐廣南功潘美尹崇珂等進爵有差六月壬午封劉鋹爲恩赦侯鋹在國時多置醜毒臣下一日從宋主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賜以卮酒鋹疑有毒泣曰臣罪固當誅陛下旣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宋主笑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此事命取鋹酒自飲而別酌以賜鋹鋹大慙謝

冬十一月唐貶國號曰江南遣使朝宋

唐主事宋甚謹每聞宋有嘉慶吉凶之事必遣人貢獻弔賀外示畏服內實修備及南漢亡懼甚十一月癸巳朔乃遣其弟從善上表于宋乞去國號改印文爲江南國主且請賜詔呼名宋主許之以從善爲泰寧軍節度賜第留京師南唐主手疏求遣善從善歸國優詔不許先是南唐主以銀五萬兩遺趙普普以白宋主宋主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宋主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賚曰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宋主之偉度

張時泰曰唐主遺普白金太祖以爲可受及唐使來朝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正所以使愧普之心如漢文之於張武是也唐

之君臣但知太祖之偉度焉知太祖之所以待普者哉方當有事於唐而不顯普之失者太祖善處之術也

秋九月宋以辛仲甫為四川兵馬都監

宋主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仲甫對宋主遂用之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也

卮言曰宋初既以文臣為知州通判知縣漸削藩鎮之權矣至是又以儒臣分治大藩鄙武臣而不用夫非宇宙中一開創規模哉夫武弁薄名檢而儒吏多自愛誠如宋主之言然亦有廉謹之將貪殘之士不可以一槩論也岳武穆云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則天下自安然則文臣之貪濁更有甚焉而張飛昌

劉豫之徒皆以儒起家卒為國賊安必其可托重而恃力乎故終宋之世雖無強藩擁兵之禍而國勢寢以不振亦以平時不重將材而寄于城於庸懦也

癸酉

宋開寶六

春三月鄭王郭宗訓卒宋人葬之謚曰周恭帝

故周主鄭王宗訓卒宋主素服發喪輟朝三日謚曰恭帝

夏五月交州丁璉入貢于宋宋封璉為交趾郡王

甲戌

宋開寶七

秋九月宋遣曹彬將兵伐江南

南主煜弟從善使宋被留煜悲戀不已遣使入貢奉手疏求從善歸國宋主不許宋主欲伐江南而無名遣知制誥李穆諭煜赴闕煜將從之其門下侍郎陳喬內史舍人張洎皆勸煜無入朝煜信之而遣使求封冊宋主不許命梁迥復使鉞之入朝煜稱疾

不奉詔迺還九月癸亥宋主乃命曹彬爲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爲都監曹翰爲先鋒將兵十萬以伐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將卒宋主每恨之至是彬等入辭宋主誠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煩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勿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劔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十月丙戌煜聞大兵將舉甚惶懼遣其弟從鎰及潘慎修如宋貢絹二十萬匹茶二十萬斤及金銀器用乘輿服物等旣至遂留於別館壬辰曹彬自荆南發戰艦東下江南屯戍皆謂每歲宋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奉牛酒犒師旣見舟師步騎水陸並進尋覺異於他日池州將文彥棄城走

冬十月宋加吳越王俶昇州東南行營招撫制置使

先是吳越王俶使判官黃夷簡入貢于宋宋主謂之曰汝歸語元帥江南疆倨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尋密告以師期十月丁酉命俶爲昇州東南行營招撫制置使

十一月宋潘美渡江江南將鄭彥華等拒戰敗走

閏十月己酉曹彬克池州丁巳敗江南兵于銅陵壬戌拔蕪湖當塗進次采石磯丁卯曹彬等敗江南軍于采石擒兵馬部署楊收都監孫震等千人獲馬三百匹初江南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漁釣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返得其江之廣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

狀請造俘梁濟師樊若水雖宋之功臣亦江南之叛賊宋主然之遣高品石全振往

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緝自荆渚而下及命

曹彬等出師乃遣八作使郝守濟等率丁匠營之識者謂江濶水

深自古未有作浮梁而濟者宋主不聽擢若水為右贊善大夫及

師南下以若水為嚮導既克池州即用為知州十一月若水請試

舟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不差尺寸潘美因帥步兵渡江若

履平地時江南久不用兵老將皆沒主兵者多新進江南主煜初

聞宋作浮梁語其臣張洎洎對曰載籍以來長江無為梁之事煜

曰吾亦以為兒戲耳使江南有守禦備則梁亦不得成宋師將渡江煜以鎮海節

度同平章事鄭彥華督水軍萬人同逆宋師將行煜誡之曰兩軍

水陸相濟無不捷矣彥華以戰艦鳴鼓沂流而上急趣浮梁潘美

麾兵擊敗之真以所部接戰彥華不能救亦敗金陵始戒嚴下令

去開寶之號益募民為兵十二月己酉曹彬敗江南軍于白鷺洲

甲子吳越王帥兵圍常州獲其人馬尋拔呂城丙寅彬敗江南兵

于新林港

太祖神德皇帝開寶八年乙亥

徐一夔曰蘇軾有云正統者有天下云爾宋太祖既受周禪平荆

湖蜀漢江吳越恐悚待命所未臣者徬河東一彈丸地可以謂之

有天下矣朱子乃曰如以正統則秦晉隋初未可當必併六國滅

吳陳而後歸之如本朝亦必并河東而後可據朱子之說而以當

時大勢度之六國之眾可以敵秦初之秦吳陳帝有江南可以敵

晉初之晉隋初之隋區區河東而欲敵宋初之宋以一敵九小大

帝王開基 卷十六 十一

不敵昭然可見此蓋一時答問云然非其終身不易之定論也

卮言曰有天下者謂之正統正統者大一統也其說具見於前矣秦并六國漢滅西楚而後稱帝即以帝統紀年無疑焉三國鼎峙魏既滅蜀而晉代之所未平者吳也南北並建周既滅齊而隋代之所未平者梁陳也故吳梁陳平而晉隋之業定於一矣隋末分裂唐興而次第削平之至武德七年平江南而後一紀年者謂朔方一郡不足以當敵國也五季分裂宋興而次第削平之至開寶八年平江南而後一是時劉繼元尚據太原至太平興國四年乃亡而續綱目於是亦以大統紀年者謂太原一郡不足以當敵國也宋祖弱藩鎮而不兵克僭國而不殺撥亂反治開物成務自是受命之主况南北底定豈得不以大統紀之而夷於列國之君哉如論其至則必朱子之論而始公也蓋北漢之有國在宋之先亦如吳陳之於晉隋且得國甚正而世帝太原非如梁師都之寇竊邊隅也况是時吳越漳泉尚未納土而遼主富強帝有幽燕宋祖之業不如唐祖遠矣彼其以神器屬太宗也豈無故哉

春二月曹彬大破江南兵于秦淮進圍金陵

正月庚子知池州樊若冰敗江南兵于州界二月癸卯曹彬連破江南兵于白鷺洲新林港遣田欽祚攻溧水江南統軍使李雄父子皆沒于陣欽祚遂克溧水彬大軍進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萬陳于城下時舟楫未具潘美率兵先赴令曰美提驍果數萬人戰

勝攻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涉水大軍隨之江南兵大敗馬軍都虞侯李漢瓊率所部取巨艦實以葭葦乘風縱火拔其城南水寨又拔關城守陴者爭遁溺死千計江南主煜自出巡城見宋師列柵於外旌旗遍野知為近習所蔽始驚懼收其將皇甫繼勳殺之遣使召朱令贇以上江兵入援

三月契丹遣使來通好

遼涿州刺史耶律琮貽書宋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聞宋主命答書許之遼乃遣使詣宋復遣人告北漢以通好于宋無妄侵伐北漢主聞命慟哭謀出兵攻遼馬峰固諫乃止

夏四月吳越王俶取江南常州

吳越王俶既受宋命以沈承禮權知國務而自率兵五萬攻江南之常州拔其關城又敗其軍于北界遣兵攻江陰宜興皆下之遂拔常州江南主貽俶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勳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不答以書上宋宋主優詔褒之卮言曰唇齒輔車之勢俶豈其不知是時不發兵援江南而更助宋攻江南則入朝納地之志於此決矣

秋七月遣使如契丹

七月庚辰宋遣閣門使郝崇信太常卿呂端使于遼

呂氏中曰和非中國得已之計也然和出於彼則和可堅和出於我則和易敗太祖專任邊將來則拒之去則禦之且未嘗遣一騎出境亦未嘗命一使通和必待其邊臣貽書而後命邊臣以答之必待其來聘有禮而後遣通和之使以報之得中國之

體矣

冬十月江南主使徐鉉來乞師不許

八月癸亥宋將丁德裕敗潤州兵于城下十月己亥朔江南主危

迫遣徐鉉求緩師鉉至言於宋主曰李煜無罪陛下兵出無名煜

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柰何見伐宋主曰爾謂父子為兩

家可乎大哉王言鉉不能對而還仍厚賜遣之丁巳江南主復遣鉉乞

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宋主論辨不已宋主按劍怒曰不須多

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邪鉉惶

恐辭歸戊午江南將劉澄以潤州降改鎮江軍節度為鎮海

宋史斷曰太祖折徐鉉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大哉王者

之言也又曰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邪斯言似

失於倉卒而不能明其王道之大於天下矣古之帝王以天下

為一家者譬如天之所以為天無不覆育也禮樂刑政總之為

乾綱孝弟忠信扶之為世教柔而順公者則修文德以來之強

而梗化者則發兵將以伐之使危者安溺者濟死者生疲癯老

弱咸囿於春風之中困苦顛連舉沐於恩光之下斯則以天下

為一家之道也世至五代天命屢革而王道不行四海糜爛於

干戈生民顛頓於虐政未聞有以弔伐為已任者也幸而天眷

有德太祖肇興伐罪弔民兵不血刃自舜禹以降未有若是之

仁者也故竊盜名字者正宜束身歸命共沐王化豈可謀據一

方偷生鼎鑊而使蘇張佞舌遊說於堯舜之庭乎當此之際太

祖宜責鉉曰朕以天命討平禍亂必使天下為一家終不令朕

赤子陷於水火之中也歸語汝主欲降卽降不降卽守毋貽後悔禍延黎庶如此則其僭竊之心必有所矣當時謀國諸臣皆不出此遂使太祖弔伐之意不能昭明於世而失於鼯睡之言趙普諸臣不得辭其咎矣

卮言曰宋祖可謂力行王道矣論者亦有溢美焉宋人推尊藝祖德堯舜而功湯武今人亦從而述之不知堯舜湯武未易言也後世之有天下者時有難易才有大小德有厚薄世有近遠宋祖具大有爲之才值可爲之時而修德行仁以致永世宋主則誠賢矣安可擬聖無論堯舜必欲擬於湯武之弔伐則周之幼主亦有何罪而李煜亦未嘗暴虐其民兼弱攻昧理勢自然史斷設爲折徐鉉之詞不如宋主之自言爲英雄本色語也至其不嗜殺人則幾聖矣

曹彬將王明大破江南兵于皖口十一月曹彬克金陵江南主煜降十月己未曹彬遣都虞侯劉遇都部署王明督水陸兵攻江南江南將朱令贇自湖口入援衆號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

此計甚是惜其勇不足耳

彬聞之遣王明密令人樹長木於洲渚間若帆檣之

狀令贇望見疑有伏逗撓不敢進明因移檄諸將倚角襲之令贇至皖口明合遇急攻之令贇衆大潰遂擒令贇十一月甲申彬至金陵敗江南軍于城下遣人謂江南主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耳若能歸命策之上也某日城必破宜早爲之所江南主不聽乙未城陷其門下侍郎陳喬死之江南主率臣僚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旣畢遂與其宰相湯悅等赴

汴京彬等上露布獻捷彬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捷至羣臣稱賀宋主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卹之

富氏弼曰太祖之愛民深矣平一方而不爲喜蓋以民無定主當亂世而爲強者所脇及中國之盛反以兵取之致有槽橫遭鋒刃者遂至於感泣也推是仁心而臨天下宜乎致太平之遠也

呂氏中曰自古平亂之主其視降主不啻仇讐而太祖待之極其恩禮劉鋹卮酒飲之釋疑李煜一門戒無加害故僭偽之豪悉得保全老死牖下自古攻取之主其視生民殆若草菅而太祖待之曲加存撫江南興師不戮一人平蜀多殺每以爲恨故新集之後衆不啻如父母赤子之仰父母仁心仁聞三代而下未之聞也

史斷曰自古僭竊之主天將喪滅其國則留異見焉若蜀孟昶南漢劉鋹南唐李煜之滅而有太祖弔伐之仁民受其賜是猶避水火而歸父母也天安得復垂留異乎然則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彼違天而虐民者果何心哉故史書曰圍金陵不曰攻金陵又書曰江南平不曰破者於以見太祖天命人歸之德非前代人主所能及也

開寶九年

丙子

春正月曹彬振旅而還詔賜李煜爵違命侯

正月辛未曹彬俘江南主李煜還汴帝御明德門以煜常奉正朔

命勿宣露布不用獻俘止令煜君臣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詔並
釋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下詔曰上天之德本於好生爲君之
心貴乎含垢自亂離之云瘼致跨據之相承諭文告而弗賓申弔
伐而斯至慶茲混一加以寵綏江南僞主李煜承奕世之遺基據
偏方而竊號惟乃先父早荷朝恩當爾襲位之初未嘗稟命朕方
示以寬大每爲含容雖陳內附之言罔效駿奔之禮聚兵峻壘包
蓄日彰朕欲全彼始終去其疑間雖頒召節亦冀來朝庶成玉帛
之儀豈願干戈之役蹇然弗顧潛蓄異謀勞銳旅以徂征傳孤城
而問罪洎聞危迫累示招攜何迷復之不悛果覆亡之自撥昔者
唐堯光宅非無丹浦之師夏禹泣辜不赦防風之罪稽諸古典諒
別朕以道在包荒恩推惡殺在昔騾車出蜀青蓋辭吳彼皆
閏位之降君不預中朝之正朔及頒爵命方列公侯爾實爲外臣
戾我恩德比禪與皓又非其倫特升拱極之班賜以列侯之號式
優待遇盡捨尤違乙亥授李煜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
命侯子姓從官皆錄用之因赦天下帝召徐鉉責以不早勸煜降
鉉對曰臣爲江南大臣國滅當死不當問其他帝曰忠臣也
庾言曰方徐鉉之乞緩師也言於帝曰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
父奈何見伐帝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又曰江南亦有何罪
但天下一家云云大哉言也發於至誠無所假借藹乎春溫凜
乎秋肅及捷音聞而垂泣於鋒鏑之慘釋李煜而封之又錄用
其子姓非甚盛德何以有此讀封孟景及赦李煜二詔詞旨坦
然益知宋祖之仁厚非聲音笑貌爲也靈長之祚固宜

二月以曹彬爲樞密使

初曹彬之伐江南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帝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未幾乃拜樞密使

吳越王俶來朝

初帝謂吳越使者曰元帥克昆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暫來與朕一相見以慰延想卽當復還不久留也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二月己未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入朝進銀絹乳香吳綾紬綿錢茶犀象皆億萬計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賚甚厚賜俶劔履上殿書詔不名俶獻金六萬兩絹六萬匹爲謝帝令俶與晉王光義等叙昆弟之禮俶固辭乃止留兩月遣還宴餞於講武殿賜窄衣玉束帶玉鞍勒馬玳瑁鞭金銀錦綵二十餘萬銀裝兵八百事謂俶曰南北風土異宜漸及炎暑卿可早發俶涕泣言願三歲一朝帝曰川陸迂遠當俟詔旨卽來覲也俶將發京師特賜導從儀衛之物率皆鮮麗令自禮賢宅陳列至迎春院自俶之至逮於歸國所賜金器萬兩白金器又數萬兩白金十餘萬兩錦綺綾羅紬絹四十餘萬匹馬數百匹他物不可勝計羣臣多請留俶帝曰吾方平江南餘孽未靖俾俶歸治兵以攻其後則吾之兵力可省江南旣下俶將安往俶行賜以黃袱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甚感懼旣歸每視事

命徙坐於東偏謂左右曰西北神京在焉天威只尺敢寧居乎每修貢必焚香而遣

卮言曰中庸九經曰懷諸侯柔遠人懷者推心置腹之謂柔者羈縻馴伏之謂也宋祖不嗜殺人故不貪武功而壹以懷柔爲事方平江南而移師吳越不反兵而自下矣卽不自食言欲以文告要之於其來也而留俶不遣令其舉族歸朝豈不亦便計哉宋祖旣禮貌之又賚予之賜以黃袱令其必不忍負抑何婉曲周至也卒之俶感服沒世不忘中庸云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柔遠人則四方歸之傳云招携以禮服遠以德宋祖有焉

三月帝如西京夏四月郊大赦還宮

帝以江表底定方內大同欲西幸以行郊禮三月丙子帝如西京已卯次鞏縣遂拜安陵庚辰賜河南府民今年田租之半四月庚子祭天地于南郊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觀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祭畢大赦丙午駕還辛亥帝至自西京時帝欲留都洛陽羣臣咸諫弗聽晉王光義言其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問其故帝曰吾欲西遷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光義曰在德不在險力請還汴帝不得已從之因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論曰藝祖欲西都長安而晉王光義謂在德不在險此其述吳起之言不亦誠有理哉然唐虞及夏皆都冀方殷都三亳周都豐鎬彼皆聖帝明王夫豈無德而專藉於險邪設險守國不得不然耳余嘗過汴徘徊瞻顧寔四面受敵之地縱使宋祚之脩

短不係於此而西北之窺伺以貽繼世之多事者未必非此爲之肇端也藝祖知民力之殫不出百年而猶因循於晉王之言藝祖其不斷也夫

危言曰宋祖雖有志西遷而日不暇給故因郊洛陽遂欲留都焉夫遷都大事非卒可辦此其意豈欲以屬太宗乎而知太宗之無意也故爲之發歎汴梁四通五達之衢自宋梁始都亂亡相繼而宋宅百年然後不守已爲德勝其險矣我太祖開創金陵中亦欲西遷不果成祖繼之而定都燕京由此言之宋太宗之慮不及遠矣

屠江州

江州皆降獨江州指揮使胡則殺刺史謝田實集衆固守曹翰圍之四月餘則力屈被執翰殺之因縱兵悉取貨財而屠之民宋史斷曰兵者凶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將者武夫也聖人不得已而任之任非其人而假以殺生之柄則其屠戮之禍庸有已乎太祖深知其然每遣將吏必諄諄戒之曰慎勿妄殺當時諸將莫不奉命所不奉命者唯翰一人耳史稱翰歿未久子孫有乞丐者蓋以爲殺戮過當之報嗟乎其報豈止如是而已哉宋之元氣亦爲翰所喪多矣厥後金人入寇縱兵大掠二帝蒙塵忠良遇害其禍豈不尤慘於江州乎

秋八月遣侍衛都指揮使党進伐漢賊漢兵于太原契丹救之

初江南平帝語晉王光義曰中國自五代以來兵連禍結帑廩虛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廣江南庶國用富饒今之勅敵止在契丹

自開運以來益輕中國河東正扼兩蕃若遽取河東便與兩蕃接境吾昨所爲蓋亦勿思莫若且存繼元爲我屏翰俟我完實取之未晚至是八月丁未帝命侍衛都指揮使党進宣徽北院使潘美及楊光美牛思進米文義率兵分五道以攻太原又遣郭進等分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諸將所向克捷進敗北漢兵於太原城北漢主急求救于遼遼主遣其相耶律沙救之

冬十月帝崩晉王光義卽位

帝享年五十性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飾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天子容易爲邪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尤注意可辟嘗讀二典歎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窠何近代法網之密邪故定爲折杖法以遞減流徒笞杖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賊吏棄市則未嘗貸

史臣曰太祖得國視晉漢周亦豈甚相絕哉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賊吏重法以塞禍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幕職躬自引對務農興學慎罰薄歛與世休息迄於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傳之子孫世有典則仁義之風無讓於漢唐規模可謂遠矣

胡氏一桂曰帝卽位之初長慮却顧深思天下自唐末以來生民塗炭已知所以處藩鎮收兵權之道以文臣權知鎮州此以知州易方鎮也旣命文臣知州又置通判知縣以貳之所以分節鎮之權也又擇諸道驍勇兵入補禁衛所以收方鎮之兵也

既以從容杯酒之間解石守信王審琦等兵權於先復以後苑之宴罷王彥超等五人節鎮於後於是藩鎮宿衛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其削平僭亂也親征李筠而澤潞平親征李重進而淮南定於是平荆南平湖南平南漢平江南王師所至勢如破竹考其命將遣師之辭不過曰諸將毋得侵暴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曰切勿暴掠生民暨捷書來奏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害思布聲教以撫安之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夫哉王言一哉王心真天地父母之爲量者矣豈區區土室版章之歸而已哉當是時惟河東未平吳越久已奉正朔來期矣西北二方西夏契丹慮之甚遠積貯金帛期滿五十萬與契丹積穀燕地否則決戰期以絹二百萬匹可易敵人首十萬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假以十年河東不日平石晉棄地亦可復若夫收靈夏特餘事耳江南甫平而帝已晏駕惜哉至於洞開重門則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又曰朕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德化人之義朱文公稱太祖不爲言語文字之學而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合誠哉是言矣他如事周太后如母與少帝殂爲舉哀輟朝保全功臣皆老死牖下其忠厚之至有可言者至於遵母后遺教寧不以天下私其子竟以授其弟孝友之道何以加此至一兵一財皆朝廷自制之故其始也雖足以戢姦雄之變而其後也亦漸無以禦外敵之驕雖太祖以武功定天下而國初文事已卽開端武略已微不競矣雖理勢之固然然仁厚一脉肇三百年之久夫豈易能

帝王開基 卷十六
哉吁帝吾無間然矣

太宗皇帝太祖母弟也

太平興國二年丁卯秋八月

高保寅知懷州懷隸河陽而保寅與趙普有隙上疏乞罷領州支郡之制右扶遺李瀚復以爲言帝納之自是節鎮無復領支郡者矣

三年戊寅夏四月陳洪進獻漳泉二州以洪進爲武寧節度使

四月己卯陳洪進來朝因上言願以所管漳泉兩郡獻於有司帝優詔嘉納之凡得縣十四戶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兵萬八千七百二十七授洪進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留之汴京奉朝請諸子皆授要郡遣之官

五月吳越王俶以其地來歸

吳越王錢俶朝于汴京會陳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并書詔不名之命歸其兵甲求還帝不許其臣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俶遂決策上表獻其境內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戶五十五萬六百八十兵一十一萬五千三十六詔封俶爲淮海國王俶弟子及族屬僚佐授官有差賜賚待遇冠絕當時尋令兩浙發俶總麻以上親及管内官吏悉至汴京凡千四十四艘以范旻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旻上言俶在國日徭賦繁苛乞盡蠲其弊從之

秋七月隴西公李煜卒

四年癸卯春正月以潘美爲北路都招討使二月帝自將伐漢三月契

丹救漢都部署郭進邀擊大敗之

帝議伐漢薛居正等多以爲不可惟曹彬力贊之帝意遂決乃以潘美爲北路都招討使帥崔彥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田重進分道伐漢攻太原城又以郭進爲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遼遣綈馬長壽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問罪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二月帝自將伐漢丙辰以沈倫爲東京留守王仁贍爲大內都部署甲子帝發京師戊寅次澶州三月庚辰朔次鎮州漢求救于遼遼遣耶律沙爲都統敵烈爲監軍帥師赴之至白馬嶺與郭進遇敵烈渡澗迎戰未成列進薄之遼軍大敗敵烈等皆死會耶律斜軫兵至進引師退沙得免已而進爲田欽祚所陵侮遂縊而死欽祚以卒中風眩聞無敢言者尋詔以牛思節代之

夏四月帝至太原督諸軍圍城五月漢主繼元降

四月辛酉以孟玄喆劉廷翰爲兵馬都鈐轄崔翰總馬步軍並注泊鎮州壬戌帝發鎮州行營都監折御卿分兵攻漢岢嵐軍下之遂取嵐州漢人於隆州依險築城以拒帝遣解暉折彥質等先發兵圍之繼元遣尹勳往城遂陷庚午帝次太原駐蹕汾東行營辛未幸太原城潘美等屢敗漢兵進築長連城圍太原矢石交下如雨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帝至督戰益急城無完堞帝慮城陷殺傷者衆詔諭繼元降使者至城守陴者不納帝親督諸將士進薄城下列陣于前躡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五月壬午漢猶揮使郭萬超踰城出降城中危急帝移幸城復詔諭繼元

速降當保終始富貴詔雖入城而諸將銳攻不可退帝猶慮城陷害良民麾兵少却癸未進攻將士盡奮若將屠之是夜繼元乃遣客省使李勳奉詔乞降詔許之因至城北張樂宴從臣於城臺甲午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帝釋之賜襲衣玉帶召便升臺繼元叩首謝罪詔授特進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賜賚甚厚命劉保勛知太原府凡得州十縣四十一戶三萬二千二百二十帝作平晉詩令從臣和又授漢相李暉以下官有差辛卯劉繼元獻官妓百餘以賜將校

徙太原民于并州

丙申詔毀太原舊城改爲平晉縣以榆次縣爲并州遣使分部徙太原民居之縱火焚太原廬舍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死者甚衆

卮言曰太祖之待勝國也每存錄其君臣而撫綏其民庶有如天好生之意焉太宗下太原而徙居民焚廬舍死者甚衆惜又降國之主如李煜劉鋹陳洪進錢俶劉繼元等相繼死於十五年間德不及太祖遠矣

帝發太原六月遂伐契丹圍幽州秋七月與契丹耶律休哥戰于高粱河大敗乃還

帝旣滅漢欲乘勝取幽薊諸將以師罷餉饋不欲行崔翰獨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帝意決遂發太原六月丁卯次東易州契丹刺史劉宇以城降留千兵守之戊辰次涿州判官劉愿德亦以城降庚午進次幽州城南契丹將耶律奚底軍于城北帝率衆擊走之壬申命宋渥崔彥進劉錫益玄法分兵四面攻

城圍之三周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將多降七月契丹順州
薊州皆降耶律學古時守燕悉力禦之不能支城中大懼契丹遣
耶律休哥救之癸未帝督諸軍與契丹將耶律沙大戰于高粱河
沙敗將遁休哥兵適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
死者萬餘人甲申帝引師南還休哥追至涿州帝急乘驢車走免
喪資械不可勝計庚寅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劉廷翰
李漢瓊屯真定而還以石守信劉遇從征失律貶自是契丹之好
遂絕

周氏禮曰五代周伐契丹綱目予之宋太宗可謂英武之君矣
伐北漢伐契丹皆親履行陣俱有成功至是薄伐獫狁取涿易

州有知反掌使天意果成大戍則幽燕之地可以坐復昔乎不
勝而遽止此固夷夏之大機也綱目於此書伐契丹圍幽州既
致其喜之之意書大戰高粱敗績乃還又致其惜之之意

張氏時泰曰昔者光武嘗曰人苦不自足得隴復望蜀至今以
爲名言况遼素號勅敵大非子陽之比今太宗以罷師勞卒而
攻遼豈知所謂天道惡盈而滿之招損哉涿州之追其危也已
卮言曰帝王之舉動出萬全萬有一失毋輕動也動而有悔所
損多矣語云以瓦注者巧以金注者僭夫將士冒矢石立功名
攻城陷陣此以瓦注也帝王履至尊席成業躬臨戰鬪此以金
注也漢以一隅之地藉契丹之援而抗中國之大相持日久兵
力既殫是時太宗雖不自行諸將亦必有以取太原也乃狃於
太原之勝而長驅入燕一遇勅敵而狼狽奔敗亦喪威重而

啓戎侮哉論者又謂太宗不宜在遠遼誠不可代而燕薊所宜復也燕薊不收則失中國之險而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也太宗蓋亦銳志有為者特無萬全之策而失之輕發耳當時如曹彬潘美石守信等皆元勳宿將戰勝攻取者而終不能得志於西北其後屢伐屢敗而宋之業於是為不振矣

太宗皇帝之與世宗皇帝其意又如其昔之意

學海君道部卷之一百四十

創業類七十

帝王開基七十

大業篇二十

元并天下章一

太祖皇帝名鐵木真蒙古部人

元史通鑑曰鐵木真之先世奉貢于遼金而總隸于韃靼至也速

該并吞諸部勢愈盛大

以前事詳世系門

也速該死鐵木真年幼部眾多

歸于族人泰赤烏泰赤烏合札木合等七部人凡三萬攻之鐵木

真與其母月倫率部人為十三翼大戰泰赤烏等敗因得少安是

時諸部之眾唯泰赤烏地廣民眾號為最強而無紀律其下謀曰

鐵木真衣人以巴衣乘人以巴馬真言主也因悉歸之鐵木真會諸族薛徹大丑及薛徹別吉等各以旄車載漚酪宴于幹難河上別吉部下與鐵木真左右因忿格鬪鐵木真於是與薛徹有隙已而別吉遣使請和未幾塔塔兒部叛金人逐之北走鐵木真自幹難河帥衆會金師同滅之金人授鐵木真為兀察兀禿魯猶中國之招討使也鐵木真以乃蠻部強盛事之甚謹而乃蠻反侵掠之鐵木真徵兵於薛徹別吉欲共攻之別吉以舊怨殺其使鐵木真因帥兵踰沙磧攻薛徹滅之克烈部亦遂降

鐵木真滅汪罕諸部

初汪罕受金封爵為王番言音重故稱王為汪罕為其叔菊兒所逐奔於也速

該也速該系菊兒而歸之至是其弟叛歸乃蠻為伐汪罕汪罕敗走鐵木真給其軍資與共征乃蠻汪罕潛有異志

覺之退軍薩里河汪罕復為乃蠻所襲遣使求援鐵木真遂罷前憾遣博爾朮木華黎等率衆擊乃蠻走之盡奪所掠歸汪罕乃蠻之勢遂溺而泰赤烏猶強鐵木真會汪罕於薩里河與其部長沆等大戰幹難河上敗走之斬獲無算哈答斤等諸部聞乃蠻泰赤烏之敗皆不自安謀襲鐵木真及汪罕弘吉刺部潛以其謀告鐵木真與汪罕自虎圖澤逆戰於孟亦烈川大敗之汪罕分兵去鐵木真又伐塔塔兒部敗之於是諸部會於犍河立札木合為盟主謀襲鐵木真鐵木真知其謀逆戰破之札木合脫走弘吉刺部來降壬戌鐵木真伐按赤塔塔兒察罕塔塔兒二部克之諸部復會乃蠻部以侵鐵木真鐵木真與汪罕倚阿蘭塞為管大戰於闕

奕壇之野乃蠻使神巫祭風雪欲因其勢以攻鐵木真既而反風
逆擊其陣乃蠻軍不能戰欲引還而雪蒲溝澗鐵木真乘之乃蠻
大敗時札木合部以兵援乃蠻聞敗即還乃說汪罕之子亦刺合
謀襲鐵木真汪罕從之遂舉兵鐵木真聞之馳軍阿蘭塞逆戰敗
之汪罕引還鐵木真遣使責之汪罕悔禍而亦刺合定計決戰鐵
木真進兵至班朱尼河河水方渾飲之以示衆時汪罕形勢盛強
衆頗危懼凡與飲河水者謂之飲渾水言之會同艱難也汪罕兵
至鐵木真與戰於哈蘭真沙陀之地汪罕大敗其部下多降鐵木
真復移軍幹難河遣使僞爲哈撒兒之言以紿汪罕因以其使爲
導夜襲汪罕滅之汪罕父子走死鐵木真大獵於帖麥該川而歸
乃蠻部長太陽罕心忌之與白達達部同謀舉兵白達達部長阿
刺忽思以其謀告鐵木真因舉部歸之

元史

鐵木真伐乃蠻

甲子鐵木真大會屬部於帖麥該川議伐乃蠻進軍至建忒該山
太陽罕至營於沆海山與諸部合兵勢頗盛鐵木真以哈撒兒主
中軍時札木合從太陽罕來見鐵木真軍容整肅謂左右曰乃蠻
初舉兵視蒙古軍若粘癩羔兒意謂蹄皮亦不留今吾觀其氣勢
殆非往時矣遂引所部兵遁去是日鐵木真與乃蠻軍大戰至晡
禽殺太陽罕諸部悉潰夜走絕險墜崖死者不可勝計明日餘衆
悉降於是朶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凡四部亦來降已而復征
蔑里乞部其長脫脫奔太陽罕之兄卜魯欲罕其屬帶兒兀孫獻
女迎降明年遂攻西夏拔力吉里塞經落思城大驚人民及其橐

馳而還元史

宋寧宗皇帝開禧二年金章宗太和七年蒙古太祖元年丙寅冬十二月蒙古奇渥溫鐵

木真孛帝於幹難河

丙寅十二月鐵木真大會諸部長於幹難河之源建九旂白旗自號曰成吉思可汗蒙古主既即位遂發兵復征乃蠻執卜魯可罕以歸太陽子屈出律罕與脫脫奔的石河先是金主遣衛王永濟至靖州受蒙古之貢永濟奇蒙古主狀貌歸言于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蒙古主聞而憾之是歲始議伐金然未敢輕發也丁卯秋蒙古主復伐西夏克幹羅孩城戊辰春蒙古主至自西夏避暑龍庭冬蒙古主復攻脫脫及屈屈律罕時幹亦刺等部諸部過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為鄉導至也兒的石河討蔑里乞部滅之

脫脫中流矢死屈屈律奔契丹是年金主璟卒衛王永濟立

嘉定二年蒙古太祖四年己巳夏五月蒙古入靈州夏主安全降

蒙古入河西夏主李安全遣其世子率師來戰敗之進克夷門薄中興府引河水灌之提決水外潰遂撤圍還遣使招諭夏主夏主

納女請和夏自是益衰冬十二月畏吾兒國降于蒙古畏吾兒唐之高昌也

四年秋八月蒙古攻金京西留守紇石烈胡沙虎棄城遁金西北諸州皆降

庚午冬金王永濟以嗣位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問金使曰新君為誰金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為之耶何以拜為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永濟怒欲俟蒙古主入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益嚴

兵爲備金人築烏沙堡謀伐蒙古蒙古主命遮別襲殺其衆遂略地而東金人皇皇乃禁百姓傳說邊事金納哈買住始守北鄙奔告金主金主曰彼於我無釁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凡行營則欲男子乘車蓋欲惜馬力也非圖我如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辛未二月蒙古主自將伐金敗金將定薛于野狐嶺取大水灤豐利等縣金主始恐釋買住而遣使求和蒙古主不許金主乃命平章政事獨吉千家奴完顏胡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以備邊八月千家奴胡沙虎至烏沙堡未及設備遮別兵奄至拔烏沙堡及烏月營蒙古主乘勝破白登城遂攻西京凡七日胡沙虎等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遁去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追至翠屏山遂取金西京及桓撫州蒙古主復遣其子木赤察八呂窩濶台三人帥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由是金德興弘州昌平懷來縉山豐潤密雲撫寧集寧東過平灤南至清滄由臨潢過遼河西南至折代皆降於蒙古蒙古主旣破撫州休士牧馬將遂南向閏九月金主復命完顏九斤完顏萬奴等率兵號四十萬駐野狐嶺以備胡沙虎率重兵爲後繼蒙古主聞之進兵於獯兒莆九斤這麾下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主遂與九斤等戰金兵大敗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蒙古乘銳而前胡沙虎畏鋒不敢拒戰引兵南行蒙古兵踵擊之至會河堡金兵又大敗胡沙虎僅以身免走入宣德蒙古乘勝薄宣德遂克晉安縣遊兵至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棄關遁蒙古

進兵克之金中都戒嚴禁男不得輒出城蒙古遊奕遮別帥兵至
郿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多損折遂襲金
羣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止復遣胡沙虎北屯媯川明年壬申
春蒙古主既克宣德遂克德興府坎墉而登金人禦之蒙古兵不
利蒙古主第四子拖雷赤駒駙馬復擁循先登而射之金兵引却
蒙古遂盡拔德興境內諸城堡而去金人復守之

六年冬十月蒙古大敗金將高琪于懷來進圍燕

癸酉春故遼人耶律留哥取金遼東州郡自立爲遼王遂都咸平
金主以蒙古兵在居庸關而胡沙虎日務馳獵不恤軍事遣使責
之胡沙虎遂反兵弑金主永濟而立昇王珣十月蒙古主進兵至
懷來及金元帥右監軍木虎高琪戰敗之僵尸四十餘里蒙古乘
勝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不能入蒙古主乃留哥忒薄察等屯
拒守而自以衆趣紫荆關敗金兵於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分命遮
別將兵反自南口攻居庸關破之出北口與可忒薄察軍合旣而
又選諸部精兵五千騎合怯台哈台二將圍守中都高琪出戰兵
大潰還殺胡沙虎金主以琪爲元帥

十二月蒙古分兵拔金河北河東諸州郡

蒙古主留怯台及哈台屯燕城北分降人楊伯遇劉林漢軍四十
六都統并韃靼兵爲三道命其子木赤察合台窩濶台三人爲右
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洛磁相衛輝懷孟諸郡徑抵黃河
大掠平陽太原之間別將薄察等爲左軍遵海而東破灤薊大掠
於遼西之地蒙古主自將與子拖雷由中道破雄漠清滄景獻河

間濱隸濟南等郡復命木華黎攻密州屠之永清人史天倪率里人詣涿州軍門降木華黎以天倪爲萬戶使屯霸州蒙古主與三道兵還自山東合屯大口以逼中都是歲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幾盡城屋爲墟惟大名真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未下

七年

金宣宗貞祐二年
蒙古太祖九年

春二月金以其故王永濟之女歸蒙古夏四月

及蒙古平

蒙古主屯燕城北諸將請乘勝破燕蒙古主不從遣使諭金主曰汝山東河北郡縣悉爲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旣弱汝我復迫汝於險天其謂我何金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之怒邪金主遂遣使求和蒙古欲得其公主金主乃以其故王永濟之女及

金帛童男女各五百馬三千與獻之蒙古主引歸出居庸關

五月金徙都汴秋七月蒙古復圍燕九月攻燕遼西州郡下之

五月金主遷都於汴留其太子守中都蒙古主聞之怒曰旣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爲疑我之計耳復圖南侵金主至良鄉其扈衛紮軍叛推斫荅爲主帥遣使乞降於蒙古蒙古主遂遣明安援之合其兵圍燕京金主聞之遣人召太子還中都益懼時蒙古主避暑漁兒灤九月木華黎進兵攻金北京守帥寅答虎舉城降木華黎奏爲留守於是金順成懿通州相繼降十二月金將張鯨據錦州自稱臨海王附於蒙古興中府元帥石天應亦舉郡降

八年春二月金主遣兵救燕大潰夏五月蒙古遂入燕

乙亥春金主遣將李英等率衆繼發以救中都英被酒與蒙古兵
遇於霸州北大敗英死諸軍皆潰歸自是中都援絕留守完顏承
暉自殺抹撚盡忠棄城走蒙古明安遂入中都時蒙古主在桓州
聞燕陷遣使勞明安等而輦其府庫之實北去十月蒙古主駐軍
漁兒灤遣三哥拔都帥萬騎自西夏趣京兆以攻金潼關不能下
乃由高山小路趨汝州遇山澗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爲橋以渡遂
赴汴京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爲金花帽軍所敗乃引兵還至
陝州適河水合遂渡而北金人轉守關輔時蒙古所向皆下金主
遣使求和蒙古主欲許之謂撒沒喝曰辟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
之矣獨餘一兔盍遂舍之撒沒喝耻於無功不從遣人謂金主曰
若欲議和以河北山東未下諸城來獻及去帝號稱臣當封汝爲
王議遂不成是歲取金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

九年夏四月遼王劉哥降蒙古冬十月蒙古克金潼關

四月遼王劉哥降蒙古主以爲元帥令居廣寧府十月蒙古
兵克潼關進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殺汚深入重地
近抵京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
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
之危又將見於今日願命陝西兵扼距潼關選在京勇將十數各
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
書省高琪黜其議而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
恤金主惑之國勢益衰十一月木華黎圍錦州以張致兵精且
伊險爲阻遣兵擊破之進圍金州致出降木華黎殺之蒙古自

三門析津北渡至平陽金脊鼎遣兵拒戰蒙古兵敗乃去

十年金興定元年蒙古十二年丁丑冬十二月蒙古以木華黎為太師經略山南

蒙古主以木華黎有佐命功拜太師國王承制行事分弘吉刺等

十軍及蕃漢諸軍屬焉且謂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之南

卿其勉之木華黎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皆下之遂東擊齊

定益都臨菑登萊濰密等州不守而去蒙古主引兵伐西夏圍其王城

夏主李遵頊出奔西京明年戊寅五月金中都經略副使賈瑀殺

苗道潤道潤將張柔討之方會兵趨中山而蒙古明安兵出自紫

荆關遇柔與戰獲之蒙古主以柔為河北都元帥八月木華黎自

西京入河東克太原平陽及忻代澤路汾霍等州

十二年金元光二年己卯春三月蒙古張柔侵金金河北郡縣多降蒙古

蒙古主使張柔帥兵南下克雄易保安諸州獲賈瑀殺之遂引兵

次於蒲城金武仙帥眾攻之柔出擊破之仙兵大潰尸陳數十里

柔棄勝攻完州下之於是祁陽曲陽等帥皆降於柔柔遂圍中山

府武仙復遣劉成攻柔柔又敗之遂南掠金鼓城深澤寧晉諸縣

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二十餘城望風降附柔之威名振於河

朔

秋九月蒙古主伐西域諸國

蒙古主親征西域諸國取訛荅刺城擒其酋哈只兒木華黎克崙

嵐吉隰等州進攻絳州拔其城屠之十二月契丹六哥據高麗江

東城蒙古主命吟真札刺率師平之師經高麗之境高麗人洪大

宣降且為鄉導共攻其國國王敵降自是交通使命往來不絕

十三年

庚辰

秋七月金使人如蒙古求和九月蒙古遣使如金

三月蒙古主克蒲華城五月攻尋思干等城並下之七月金主使烏古論仲端如蒙古求和請稱蒙古主為兄蒙古主不允八月木華黎徇地至蒲城金武仙以真定降木華黎以史天倪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事仙副下之史天倪說木華黎曰今中原已粗定而大兵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弟民伐罪之意且王為天下除暴豈可效他軍所為乎木華黎善之即下令禁剽掠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九月蒙古主遣使報金謂烏古論仲端曰向欲汝主授我河朔地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念汝遠來河朔既為我有關西數城下者其割付我令汝主為河南王勿復違也

冬十一月蒙古木華黎入濟南金人襲之大敗木華黎進圍東平

十一月木華黎既戢士卒士民悅附遂以輕騎入濟南嚴實擊所部東平彭德大名三府磁洛恩博滑濬六州戶二十萬詣軍門降木華黎承制拜實行尚書省事時金邢州節度武貴亦以郡降兵二十萬屯黃陵岡遣步卒二十萬襲木華黎于濟南木華黎迎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進陷楚丘由單州趨東平圍之十二月石珪叛降蒙古木華黎以為元帥金兵固守東平不下木華黎以嚴實權山東西路行省事謂千戶撒兒塔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而自引兵趣洛州分兵徇河北諸郡明年辛巳五月東平糧絕守將棄城走邳州蒙古兵邀擊斬首七千級嚴實遂入城建行省于首第撒兒塔以木華黎命中分其城以嚴實撫安東平以北恩博等州石珪移治曹州

十四年^{辛巳}冬十月蒙古木華黎侵夏夏人以金附之遂取金葭州及綏德州十一月圍延安府

木華黎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聞之懼以兵五萬屬焉十月木華黎引兵東兵行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木華黎以石天應權行臺守葭而自將兵攻綏德破馬克戎兩寨夏主遣迷僕帥衆會之木華黎進攻延安金人堅守不下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南攻鄜坊等州

閏十二月宋遣使如蒙古

通鑑曰十一月京東宣撫張林以京東諸郡叛降蒙古木華黎以林行山東東路元帥閏十二月宋遣使如蒙古通好蒙古尋遣使來報

十五年^{壬午}冬十月蒙古木華黎取金河中

五月知濟南府种贇討張林林敗走李全入據青州七月木華黎徇青龍保金平陽公胡天作遂降十月木華黎所過州縣皆下時金于牛心寨僑治吉州事木華黎自隰州攻之知州楊貞死木華黎入寨留兵守之且使蒙古不花引遊騎出秦隴以爲聲援及視山川夷險而自將兵下孟州晉陽霍邑等寨遂以石天應權河東關陝行臺使守河中進兵趨長安使兀胡乃太不花屯守之遣安赤將兵斷潼關時金人復取曹州殺石珪十一月木華黎取金同州

十二月蒙古主鐵木真入西域

先是蒙古主遣子木赤察合台窩闊台拖雷分攻幹脫羅兒玉龍

傑赤等城而自將攻送里密及班勒訖城皆克之遂圍塔里寒寨
拔之進薄回回國其王委國而去不旬曰死蒙古主遂次進次于
忻都國鐵門關角端見蒙古主以耶律楚材言遂大掠忻都而還
明年癸未春木華黎攻鳳翔府不下將由河中北還會金元帥都
監候小奴襲破河中殺石天應而退木華黎復以天應子守之帥
師還至解州卒

十六年

癸未

夏五月蒙古初置達魯花赤監治郡縣

五月蒙古主避暑于八魯灣川分兵攻諸部落之近者悉下之至
可溫寨與諸將會以西域漸定始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

花赤猶華言
掌印官也

十二月蒙古主攻夏夏主傳國于其子德旺蒙古主

遣速不臺擊欽察滅之大掠西蕃邊部而還是年金章宗殂子守

緒立明年甲申秋寧宗崩理宗立

理宗寶慶元年

蒙古太祖
二十乙酉

秋七月宋彭義斌徇真定嚴實以蒙古兵

來襲義斌死之京東州縣盡陷

正月蒙古武仙叛殺史天倪弟天澤起兵討仙仙敗奔西山

天澤遂復真定夏六月宋彭義斌既克山南復納李全降兵遂圍

東平嚴實潛約蒙古將孛里海合兵攻之兵久不至城中食盡乃

與義斌連和七月義斌下真定道西山實即赴孛里海軍與之合

遂及義斌戰于內黃之五馬山義斌兵潰史天澤以銳卒略其後

遂擒義斌殺之於是京東州縣復為實有十二月武仙復襲真定

史天澤奔藁城

二年春正月蒙古主鐵木真伐夏

通鑑綱目書在乙酉
冬十月今依元史

正月蒙古主以西夏納仇人赤騰翔喝昆及不遣質子自將伐之
二月取黑水等城三月別將圍李全於青州夏蒙古主避暑於渾
垂山取甘肅等州秋取西涼府撈羅河羅等縣遂踰沙陀至黃河
九渡取應里等縣夏主德旺以憂卒弟子覲立十一月庚申蒙古
主攻靈州夏遣鬼名令來援丙寅蒙古主渡河擊夏師敗之丁丑
五星聚見於西南蒙古主駐軍鹽州川是歲蒙古主子窩闊台及
察罕之師圍金南京元史

三年

蒙古太祖
二十二年

夏六月蒙古主鐵木真滅夏

正月蒙古主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師渡河攻積石州二月破臨洮
府三月破洮河西寧二州遣幹陳那顏攻信都府拔之四月蒙古
主次龍德拔德順等州五月李全以青州降蒙古遣使責歲幣于
金六月金遣使請和蒙古主謂羣臣曰朕自去冬五星聚時已嘗
許不殺掠遽忘下詔耶令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時蒙
古主避暑于六盤山踰月夏主覲力屈出降遂繫以歸夏亡時諸
將爭掠子女財幣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

秋七月蒙古自鳳翔侵京兆

七月蒙古自鳳翔侵京兆十二月蒙古入京兆關中大震復以兵
破關外諸隘至武階宋四川制置使鄭損棄沔州而遁於是三關
不守金人盡棄河此山東關陝唯併力守河南保潼關是月蒙古
主卒于六盤山臨終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
河難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
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

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廟號太祖

元史曰帝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遂平西夏其奇動備跡甚衆惜乎當時史官不載或多失於紀載云

卮言曰自古夷人得志中國者莫如劉石拓跋慕容宇文以至朱耶契丹女直然皆生長中原漸染華風亦或累葉擁據後世貴盛因亂乘時奄宅方夏未有沙漠之中頓生異人如元太祖者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中夏之亡也王通氏曰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我

聖祖之言曰天命真人起於沙漠若元太祖者其可以夷狄之主求乎始以一旅并吞諸部遂稱尊號滅國四十所向無前令行絕域威震朔方斯已前代之所難矣及其平西滅夏踐金跨燕賢能樂爲之用僭竊請附奄有北土以臨中夏此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將相如耶律楚材木華黎張柔史天澤輩蓋亦蕭鄧韓彭之流亞也當是時米史彌遠廢皇子竑而援立理宗金胡沙虎弑宣帝而立衛王姦臣盜國大義蕩然孰有如蒙古君臣者乎則蒙古之肇興豈偶然哉太祖之奇勳備績雖史不概見然規模弘遠矣

太宗皇帝名窩闊台太祖第三子也

太宗太祖第三子也太祖伐金定西域太宗攻城累地之功居多丁亥太祖崩太宗方西征母弟拖雷監國史天澤攻武仙于西山仙敗走汲蒙古兵入西和州明年戊子正月兵入大昌原爲金將完顏陳和尚所敗元史

宋理宗紹定元年

金哀宗正大六年蒙古太祖元年己丑

秋八月蒙古窩闊台立

八月窩闊台自霍博之地來會喪耶律楚材以太祖遺詔召諸王
畢會請立窩闊台時拖雷監國諸王意猶豫未決楚材言于監國
曰此社稷大計若不早定恐生他變監國乃與諸王奉窩闊台即
位于和林東庫鐵烏阿刺里之地始立朝儀皇族尊屬皆拜頌大

札撒

華言大
法令也

冬十月蒙古圍金慶陽

金遣阿虎帶歸蒙古太祖之賄蒙古主曰汝主久不降使先帝老
于兵間吾豈能忘也賄何為哉却之遂議伐金十月別將圍金慶
陽十二月始定筭賦以史天澤劉黑馬蕭札刺為萬戶分統漢兵
真定河間東平濟南等五路隸天澤平陽宣德等路隸黑馬明年
庚寅正月蒙古入金大昌原金將移刺蒲阿敗之慶陽圍解二

蒙古立十路課稅所選士入以為使副從耶律楚材之請也楚材
因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蒙古主
深然之由是文臣漸進用矣八月史天澤攻武仙于汲仙敗走天
澤遂取衛州

蒙古主窩闊台師衆入陝西

初蒙古太祖使幹骨孛至陝西議和金人留之及蒲阿旣解慶陽
之圍志意驕蒲乃遣幹骨孛還謂之曰我已準備軍馬能戰則來
幹骨孛還見蒙古主白之蒙古主怒即與拖雷帥衆入陝西京兆
同華之間破諸山砦柵六十餘所遂趨鳳翔金以完顏合達移刺
蒲阿行省事于閩鄉以備潼關十一月蒙古攻潼關監關不克十
二月拔大勝寨及韓城蒲城

三年春正月蒙古圍金鳳翔夏四月克之

蒙古圍鳳翔府金行省合達蒲阿通遛不進金主遣使往諭之乃治出關行至華陰關與渭北軍交戰比晚收軍入關不復顧鳳翔矣蒙古遂取鳳翔是月金完顏陳和尚敗蒙古將速不臺于倒回谷

秋七月蒙古侵金使速不罕來假道至沔州統制張宣殺之

初金降人李昌國言于拖雷曰今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雞以侵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拖雷然之至是白于蒙古主蒙古主乃會諸將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遣拖雷先趨寶雞速不罕如宋假道淮東以趨河南且請以兵會之至沔州青野原宋統制張宣殺之拖雷聞速不罕死曰宋自食言皆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

庖言曰張宣爲統制未見有破敵之謀收復之功也而擅殺蒙古之使何爲者哉使蒙古得藉以爲兵端而華陽沔水之間橫被荼毒悲夫

八月蒙古拖雷入武林破興元

八月拖雷分騎兵三萬入大散關破鳳州徑趨華陽屠洋州攻武林休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軍民散走死于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鱉山撤屋爲筏渡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葭萌略地至西水縣破城寨百四十而還東軍屯于興元洋州之關以趨饒風關九月蒙古主圍金河中金完顏慶山奴棄京兆東還別將拒守蒙古攻克

之冬十月宋四州制置使桂如淵逃歸蜀口諸郡皆陷于蒙古十月蒙古主以高麗殺使者者亡命撤禮塔率師討之取四十餘城高麗王噉遣其弟請降十一月拖雷攻饒風關入之由金州而東將趨汴京金主詔諸將屯襄鄧以備十二月金完顏合達移刺蒲阿帥諸軍入鄧州諸軍皆會遂出屯順陽拖雷將兵渡漢江合達蒲阿始進至禹山蒙古主少却合達蒲阿復議入鄧州就糧拖雷猝追之獲其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合達阿蒲乃入鄧州成

五年

金天興元年
古太宗四年

春正月蒙古窩闊台次鄭州使其將速不臺圍金

汴京

金主聞蒙古兵趨汴遣

麻斤

出夾谷撒合等部民丁壯以衛京師蒙

古主用西夏人恤可計白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遣人馳報拖雷以師來會夾谷撒合行至封丘而還蒙上兵奄至麻斤出等皆死丁壯得免者僅三百蒙古主入鄭州遣速不臺攻汴城拖雷兵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所過州縣無不降破遂自唐州以趣汴京金完顏合達移刺蒲阿自鄧州赴授步騎十五萬拖雷以騎三千尾之金軍進次三峰山拖雷與河北兵合四面圍之金軍大潰蒲河走失所在合達乃與陳和尚等以數百騎走入勻州蒙古主在鄭州聞拖雷與金相持遣口温不花赤老温等赴之至則金軍已潰於是乃合攻鈞州破之合達等皆死金之健將銳卒自是俱盡二月金陝西諸將棄潼關東還諸軍追及之于鐵領皆殺之遂取睢州圍歸德府不克

三月金遣曹王訛可爲質于蒙古請和夏四月蒙古退軍河洛

三月蒙古速不台等圍洛陽金警巡使強仲力戰却之凡三月餘不能拔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金主乃遣曹王訛可爲質以請和四月蒙古主出居庸關避暑官山速不台併力攻城不克乃爲好語曰兩國已請和更相攻耶金人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速不臺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七月蒙古主遣行人唐慶等三十餘人使金諭降金飛虎卒申福等殺之金主不問和議遂絕八月金武仙以南陽之衆會兵救汴至京水蒙古戰之不戰而潰閏九月高麗叛殺蒙古古盡殺所置達魯花赤帥衆入海島蒙古遣撒里塔伐之卒于軍十月拖雷亦率蒙古主還龍庭十一月獵于納蘭赤刺益之野

冬十二月蒙古遣使來議伐金許之

蒙古再遣王檝來京湖議夾攻金史嵩之以聞帝命嵩之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鄭伸之往報蒙古許俟成功以河地來歸

金主守緒出奔河北蒙古速不臺復圍汴汴京糧盡援絕金主守緒出奔河北速不台時屯汝州聞金主棄汴復進圍之

五年春正月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作亂以城降蒙古

正月金主守緒濟河遣完顏白撒帥師攻衛州速不台聞之自河南渡河白撒遂退師史天澤以騎兵踵其後戰于白公廟金兵大敗白撒棄軍東遁金在夜走入歸德翌日諸軍聞之遂大潰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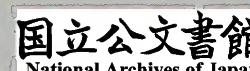
臺攻汴城日急內外不通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遂勒兵入宮以
梁王從恪監國而幽之自為太師尚書令都元帥鄭王而以城降
蒙古速不台至青城立詣軍門往見以父事之蒙古忒木鯁圖金
亳州四月崔立執其主之后妃及梁王從恪等送赴青城速不台
殺其二王族屬而送后妃于和林速不台遂入汴城時蒙古主在
鐵列都之地詔諸王議伐萬奴遂命其子貴由等將左翼軍討之
五月忒木鯁為金蒲察官奴所襲兵遂大潰已而官奴以作亂伏
誅

夏六月蒙古取洛陽金主守緒走蔡州

六月金洛陽糧盡軍民稍散塔察兒復進軍陳于洛南金中京留
守強伸陳于水北其都尉獻西門以降申轉戰至偃師被執死焉
金主留王璧守歸德而自走蔡州七月塔察兒使王楫至襄陽約
宋共攻蔡州京湖安撫使嵩之先以兵會伐唐州金將烏古論黑
漢戰死城遂降九月蒙古貴由等禽萬奴十月蒙古塔察兒圍蔡
州刺史嵩之命孟珙帥師赴約十一月南北兩軍併力攻城時金
叛將麻琮襲金徐州破之以州降蒙古

端平元年金天興二蒙古太宗六年春正月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金主守緒死
之金亡

正月蔡城絕糧已三月戰沒將帥甚眾金主蒙古兵鑿西城為五
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傳位
于宗室子承麟明日即位時孟珙之師向南門守門者棄門走孟
珙招江海塔察兒之師以入金主自經死俄而城陷承麟亦為亂



兵所殺金亡史嵩之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蒙古以劉福爲河道總管時金兀撚兀典行省事于息州舉城南遷蒙古追及于羅山自萬戶以下凡七百人皆殺之五月蒙古主在達蘭達葩之地七月趙葵等會兵趣汴金故將李伯淵等誅崔立以降葵別將楊誼等入洛陽蒙古聞之復引兵南下八月至洛陽城下楊誼軍潰趙葵等遂棄汴而歸塔察兒使王楫來言曰何爲而敗盟也自是江淮之間無寧日矣是冬蒙古主在八里里荅闌荅八思之地遣達海緝卜伐蜀復議自將伐宋國王杳老溫請行遂遣之復臘于脫卜寒地

二年夏六月蒙古主使其子闊端等分道入寇

二月蒙古城和林作萬安宮六月蒙古主命宋子闊端將塔海等侵蜀武水解及張柔等侵漢口溫不花及察罕等侵江淮又命姪蒙哥征西域唐古魯火赤伐高麗七月口溫不花攻唐州宋全子才等棄師走趙范帥兵敗蒙古于上關而還十月闊端入蜀次于鞏昌城下金總帥汪世顯降闊端大悅戒其下秋毫勿犯俾世顯仍舊戢即曰令帥所部從征世顯遂截嘉陵進趨大安十二月闊端自鳳州入西川宋東路之師多敗遂擣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制置使趙彥呐留知州事高稼守沔而去蒙古自白水關入六股抹進至沔州圍其城殺高稼趙彥呐聞沔州破乃進屯青野原蒙古圍之利州統制曹友聞救之旣而蒙古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蒙古大軍突至友聞逆戰又敗之乃撤圍退友聞遂引兵扼仙人關

三年春正月蒙古將忒木解寇江陵

正月忒木解寇江陵統制李明復死之二月蒙古主復命應州郭

州亭木魯九住鄧州趙祥從曲出克先鋒入寇三月襄陽守

將王旻等以城降忒木解攻陷隋郢州荆門軍八月闊端攻棗陽

破之繼拔德安府九月闊端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軍軍遂入與

元與曹友聞戰于陽平關大敗之友聞死焉軍盡沒闊端遂長驅

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川二路所屬府州軍監關隘縣皆俱

陷沒闊端次于成都四蜀所存唯夔州一路及潼川府路所屬瀘

合州順慶府而已十月闊端兵自成都陷文州知州劉鏡等死之

十一月口温不花入淮西斬舒光州守臣皆遁口温花花合三州

人馬糧械起資州游黃騎自信陽趨合肥詔淮西史高之援光趙

癸援合肥陳辯過和州為淮西聲援時忒木解為孟珙所敗察罕

攻真州為丘岳所敗皆引去丘岳復成都

嘉熙元年蒙古太宗九年丁酉春三月蒙古擊欽察諸部降之

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蒙哥帥師至寬田吉思海會大風海水涸

遂進師屠其衆生獲其酋長八赤蠻又進兵圍幹羅茂怯思城皆

降之

冬十月蒙古寇安豐知軍事杜果力戰禦之蒙古引還

口温不能攻黃州孟珙帥師救却之遂攻安豐周次說為蒙古通

好使明年戊戌九月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

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出

戰敗之蒙古察罕遂引師北歸十月宋孟珙復郢州荆門軍是冬

蒙古主建大極書院于燕京從姚樞之清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三年春三月孟珙復襄陽秋八月蒙古軍破成都而去

蒙古主獵于揭揭察哈之澤闕端軍至自西川三月孟珙遣兵及
蒙古三戰皆捷遂復取信陽光化軍焚城襄陽八月蒙古塔海將
兵自新井入蜀制置使丁黼戰死塔海遂取漢邛簡眉閬蓬州遂
寧重慶順慶府引還十二月塔海帥衆號二十萬渡萬州湖灘施
夔震動孟珙迎拒于歸刑州兵不得進珙遂復夔州明年庚子春
貴由克西域未下諸部遣使奏捷復命張柔等八萬戶分道入寇
四月蒙古主復使王楸來和議未決楸以憂卒十二月蒙古詔貴
由班師

淳祐元年

蒙古太宗十三年

秋七月高麗王暎以族子爲質

二月蒙古主獵于揭揭察哈之澤七月高麗王暎以屢敗復入貢
請平蒙古主令暎親朝乃罷兵至是暎以族子爲入質十一月蒙
古以瓦刺牙赤行省事于燕京主管漢民公事

冬十一月蒙古主窩闊台卒第六后乃馬真氏稱制

蒙古主出口五日還至鉞鐵鐔胡蘭山翌日卒廟號太宗初蒙古
主有旨以孫失烈門爲嗣耶律楚材請行遣詔后不從遂稱制于
和林

元史曰太宗有寬弘之量忠怒之心量時度力舉無過事華夏富
庶羊馬成羣旅不賫糧時稱治平

成都將田世顯以成降蒙古

后稱制於和林時塔海部將汪世顯等復入蜀進圍成都制置使

陳隆之成守部將田世顯僭送款于蒙古北兵突入隆之死焉漢川兵三千出戰城閉盡為蒙古所屠

二年春正月蒙古復寇蜀

蒙古也可那顏耶律朱哥自京兆取道商房以趨三川遂攻瀘州未下七月張柔自

秋七月蒙古兵渡淮入揚滁和州

七月張柔自五河口渡淮攻入揚滁和等州十月蒙古咸通州屠其民州守杜霆棄城遁十二月蒙古兵連攻叙州蒙古都統楊大全戰死明年癸卯正月張柔分兵屯田于襄城柔總兵戍杞三月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闕端承制以汪世顯為秦鞏諸州總帥尋卒復以其子德臣代之將兵從入蜀乙巳秋察罕帥騎三萬會張柔掠淮西攻壽州拔之遂攻泗州盱眙及揚州宋制置趙葵請和乃還

定宗名貴由太宗長子也丙午

宋淳祐六年蒙古定宗元年

秋七月蒙古主貴由立

定宗太宗長子也太宗嘗命諸王按只帶伐金定宗以皇子虜其親王而歸又從諸王拔都西征次阿速境攻圍木柵山寨以三十餘人與戰定宗及憲宗與焉太宗崩母六皇后臨朝四年矣至是會諸王百官議立定宗乃即位于汪吉宿滅禿里之地帝雖御極而朝政猶出於后

元史

冬十二月蒙古寇京湖江淮之境

十二月權萬戶史權等耀兵淮南攻虎頭關寨拔之進圍黃州明年丁未春張柔攻泗州夏蒙古主避暑于曲律淮黑哈連之地秋

西巡八月命野里知吉帶率搠思蠻部兵征西高麗歲貢不入命

將代之

自是終憲宗八年凡四易將拔其城十有四

戊申

蒙古定宗三年

春正月蒙古主貴由卒后幹兀立海迷失稱制

蒙古主卒於橫相乙兒之地廟號定宗皇后幹時國內大旱河水

盡涸野草自焚牛馬死者十八九人不聊生諸王及各部又遣使

於諸郡徵求貨財或於西域索取珠璣或於海東取鷹鷂驛騎洛

繹晝夜不絕民力益困皇后幹兀立海迷失抱失烈門聽政諸王

大臣多不服

元史曰自壬寅以來法度不一內外離心而太宗之政衰矣

憲宗皇帝名蒙哥太祖之孫睿宗拖雷之子

元史曰憲宗皇帝睿宗之長子也太宗在潛邸養以為子及睿宗

卒乃命歸藩邸從征伐屢立奇功嘗攻欽察部其酋八赤蠻

海島憲宗聞之亟進師至其地適大風刮海水去其淺可渡憲宗

喜曰此天開道與我也遂進屠其衆擒八赤蠻囚之八赤蠻謂守

者曰我之窳入于海與于何異然終見擒天也令水迴期且至軍

宜早還憲宗聞之即班師而水已至後軍有浮渡者復與諸王拔

都征幹羅思部至也烈替城躬自搏戰破之

宋理宗淳祐十一年

蒙古憲宗元年辛亥

夏六月蒙古主蒙哥立

時久未立君中外洶洶至是諸王木哥及大將兀良合台等咸會

議所立時定宗后所遣使者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孫六列門為

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失列門故在而議欲他屬將寘之何地

邪兀良合台等不聽共推蒙哥即位于濶兀阿蘭之地失列門

太宗

第四子曲

出之子也及諸第心不能平蒙古主因察諸王有異同者金羈縻

之取主謀者誅之遂頒便宜事于國中罷不急之役凡諸王大臣

濫發牌印詔旨宣命盡收之政始歸一

秋七月蒙古主命其弟忽必烈總治漠南開府金蓮川

蒙古主命其弟忽必烈總治漠南

元史曰憲宗母弟惟世祖最長且賢故憲宗盡屬以漠南漢地

詔凡軍民在漢南者聽忽必烈總之遂開府于金蓮川時姚樞隱

居蘇門忽必烈遣趙璧召之樞至大喜待以客禮樞乃為書數千

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修身

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反收時之弊為條三十忽

必烈奇其才動必召問樞因言於忽必烈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

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為後必有間之者矣不若維持兵

權凡事付之有事則勢順理安忽必烈從之忽必烈又召陵川郝

經諮以經國安民之道經條上數事忽必烈大悅遂畱王府會有

得宋奏議以獻言謹邊方守衝要凡七道下諸將議經曰古之一

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合未有敗亡之釁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

伺於內小民凋弊於外經見其危未見其利也王不如修德布惠

敦族簡賢緩懷遠人控制諸道結盟飭備以待西師上應天心下

繫人望順時而動宋不足圖也必烈以經儒生愕然曰汝與張拔

都議邪經對曰經少館張柔家嘗聞其論議此則經臆說耳柔不

知也進七道議七千餘言

蒙古遣察罕等將兵分道寇淮蜀

冬十一月蒙古忽必烈置經畧司于汴分兵屯田

自瀾端取宋漢上諸郡因留軍戍境上繼而襄樊壽泗復降于宋
雖歲侵淮蜀軍將惟利剽殺城無居民野皆榛莽至是蒙古忽必
烈從姚樞之請置經略司於汴以忙哥史天澤楊惟中趙璧爲使
俾屯田唐鄧等州授之兵牛敵至則戰退則耕西起穰鄧東連清
口姚源列障守之初河南總管劉福貪酷虐害遣民將二十年惟
中召福聽約束因擊殺之百姓莫下稱快

十二年

蒙古憲宗二年壬子

春二月蒙古城沔州夏六月蒙古分漢地封宗屬

六月蒙古主以中州封同姓名忽必烈於汴京關中自獨其一姚
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簿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忽必烈遂請
于蒙古王蒙古王曰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由
是盡有關中河南之地忽必烈遂分遣使戍興元諸州又奏割河
東解州鹽池以供軍立從宣府於京兆屯田鳳翔募民受贖入京
轉漕嘉陵

秋八月蒙古使忽必烈將兵擊大理

寶祐二年

蒙古憲宗三年癸丑

春二月蒙古城利州

蒙古姚樞從忽必烈征大理至曲先腦兒之地夜宴樞陳宋太祖
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忽必烈據鞍呼曰汝
昨夕言曹彬不殺事吾能爲之吾能爲之樞馬上賀曰王能汝如
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忽必烈兵分三道以進以兀良合台總
諸軍事率西道兵由晏當路諸王抄合也只烈帥東道兵由白蠻
忽必烈自將由中道乙巳至蒲蛇城留輜重冬十月丙午過大渡
河又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楫以渡摩娑蠻主

迎降

其地在大里北四百餘里

十一月丁酉師至白蠻打郭寨其主將出降其姪堅壁拒守攻拔殺之不及其民庚子次三甸辛丑白蠻款附十

二月丙辰進軍薄大理城克之忽必烈將屠其城張文謙劉秉忠

姚樞諫曰殺使拒命者高祥耳非民之罪請宥之姚樞裂帛為旗

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陷大理之民賴以全活惟虜其王段知興已

未西道兵亦至分兵取附都鄯善烏爨等部進入吐蕃其酋咬火

脫懼而出降兵威所加鮮不款附辛酉留元良合台攻諸夷之未

附者以劉時中為宣撫使與段氏同安輯大理遂班師還

十三年

蒙古憲宗四年甲寅

春正月蒙古忽必烈以姚樞為京兆勸農使

正月蒙古忽必烈既還京兆以姚樞為勸農使教民耕殖二月余

晦遣兵城紫金山蒙古汪德臣襲取之冬十一月忽必烈以京兆

分地置宣撫使司命廉希憲為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人分布

左右民雜戎羗尤號難治張柔城亳州而戍之又以百杖口為宋

往來之道俱築甬道一自毫而汴一自毫而南置堡立寨密為楨

邏由是糧無不達明年乙卯春二月忽必烈徵許衡為京兆提學

是時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縣

皆建學民大化之

十四年

乙卯

秋七月西南夷盡降蒙古

元良合台自吐蕃進貢烏蠻白蠻及鬼蠻諸部所向風靡羅羅斯

及阿伯舉國以降又乘勝攻下阿魯諸會西南夷悉平

十五年

丙辰

秋九月蒙古城開平府

蒙古主欲建城市修宮室為都會之所忽必烈以劉秉忠薦因命

相宅秉忠以桓州之龍岡爲吉詔秉忠營之命曰開平

十六年丁巳春正月

或讒忽必烈得中土心蒙古主罷其開府命阿蘭答兒行省事于京兆鈞考諸路財富賦其貧不能輸者忽必烈爲代償之假鍊羅織無所不至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悉誅之忽必烈聞之不樂姚樞曰帝君也大王爲皇弟臣也事難與較速將受禍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爲久居謀疑將自釋及忽必烈見蒙古主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鈞考局而忽必烈所署置諸司皆廢

蒙古寇襄陽入其郭

蒙古重文尉既城光化棗陽儲餼糧會攻襄陽樊城南據漢江北阻湖水卒不得渡文蔚領兵夜渡圍之奪其外城宋守將高達力戰乃還

夏六月蒙古將兀良合台入交趾

兀良合台入交趾交人戰敗其王陳曰斐走海島合台屠其城以熱不能堪班師

秋八月蒙古主蒙哥分道入寇

蒙古諸王亦孫哥駙馬也速兒等請伐宋蒙古主亦怒宋囚使臣乃命諸王阿里不哥居守和林阿藍答兒輔之自將南侵由西蜀以入先命張柔從忽必烈攻鄂趨杭州塔察兒攻荆山又詔兀良合台自交廣引兵會鄂李全子壇進攻海州漣水等處蒙古主進次六盤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入蒙古主由隴州趨散關諸王莫哥由洋州趨米倉萬戶孛里又由潼關趨汴州是歲回鶻降于

蒙古

七年^{戊午}春正月蒲擇之率兵復成都及蒙古戰敗績乃還

二月紐璘將前軍欲會都元帥阿荅胡於成都宋四川制置使蒲擇之遣劉整等率兵以拒紐璘與戰敗之遂長驅至成都會阿荅胡死紐璘大破楊大淵于靈泉山擇之兵潰城中食盡亦殺主將以降城都彭蓮懷綿等州威茂諸蕃悉降蒙古

蒙古入西域平乞石述諸國

初蒙古主遣宗王旭烈伐西域至是旭烈以抄馬那顏郭侃總統諸軍前後平西域乞石述十餘國轉鬪萬里又西渡海收富浪國遣使獻捷旭烈遂留鎮西域

秋九月蒙古主蒙哥入劔門冬十二月入閬州

五月蒙古主子阿速帶因獵獨騎傷民稼蒙古主見而讓之遂掩近侍數人士卒有拔民葱者即斬以徇由是秋毫莫敢犯七月留輜重於六盤山率兵由寶雞攻重賁山所至輒平九月蒙古主次漢中紐璘聞之遂留密里火者劉黑馬等守成都自帥衆度馬湖獲守將制置使張實遂遣實招諭苦竹隘實入隘復與守將楊立堅守冬十月壬午蒙古主次寶峯癸未如利州賞汪德臣守城之功遂渡嘉陵江至白水命德臣造浮橋以濟進次劔門至苦竹隘使將史樞急攻取之楊立迎戰于巷敗死蒙古獲張實殺之因殲其餘衆留精兵五百守劔門遣使招諭龍州進軍至高峯庚子圍長寧山守將王佐徐昕戰敗十一月己酉進攻鵝頂堡壬子戰于望喜門知縣王仲降城遂陷佐死焉癸丑蒙古主入城殺佐之子

及徐昕等四十餘人由是青居大良運山石泉龍州守將劉淵一
元圭張大悅趙順等俱以城降諸王莫哥塔察兒並畧地還引兵
來會是月丁卯蒙古益都行省李璫陷海州漣水軍拔四城殺宋
軍幾盡維揚大震十二月庚辰蒙古兵渡馬湖入蜀蒙古主取隆
雅州至閬州之大獲山遣王仲入招守將楊大淵殺之蒙古主督
諸軍力攻大淵懼遂以城降蒙古主以大淵為都元帥

開慶元年

蒙古憲宗九年巳未

春二月蒙古主蒙哥合衆圍合州

正月兀良合率四王兵三千蠻獠萬人破橫山徇內地守將陳兵
六萬以俟兀良合台潛自間道衝其中堅大敗之破辰沅遂陷潭
州二月蒙古主遣宋降人晉國寶招諭合州王堅殺之蒙古主遂
命大將澤都海以兵二萬守六盤乞台不花守青居山自引兵由
忠涪趨夔州又命紐璘造浮梁于涪州之蘭市以杜拔兵諸
哥都復攻渠州禮義山曳刺禿魯稚攻巴州平梁山丙子蒙古主
自雞瓜難渡直抵合州城下俘男女萬餘堅力戰以守蒙古主會
師圍之六月呂文德率舟師西上史天澤戰于嘉陵江敗之追至
重慶而還

秋七月蒙古主蒙哥卒於合州城下餘衆解圍北還

王堅固守合州城蒙古主督諸軍攻之屢敗前鋒將汪德臣選兵
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遲明遇雨攻城梯折復軍不克進汪德臣
病死辛亥留精兵守城餘衆悉攻重慶癸亥蒙古主卒于合州城
下追謚桓肅皇帝廟號憲宗

元史贊曰帝剛明雄毅沉斷寡言不樂燕飲不好侈靡雖后妃不

許過制初太宗朝羣臣擅權政出多門至是凡紹旨必親起草更易數四然後行之御羣臣甚嚴性喜畋獵自謂遵祖宗之法不蹈襲他國所爲然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日終不自厭也

周氏曰是時蒙哥入寇空國而行部分諸將志必滅宋使天或假之以年則江南卽爲左衽矣旣而久圍合州卒于城下此皆天意祚宋故趣蒙哥之亾耳

冬十一月賈似道乞和于蒙古忽必烈引還鄂州圍解

初七月甲寅蒙古主次汝南命大將拔都兒等前行備糧漢上戒諸將毋妄殺命楊惟中郝經宣撫江淮必闕赤孫貞督軍須蔡州有軍士犯法者貞縛致有司白于忽必烈命戮以徇諸軍凜然無敢犯令者八月丙戌渡淮忽必烈由大勝關張柔由虎頭關分道並進宋戍兵皆遁甲午遣廉希憲招臺山寨比至千戶董文炳等已破之時淮民被俘者衆悉縱之庚子先鋒茶忽得宋沿江制置司榜有云今夏謀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船擊柝由陽邏堡以渡會于鄂州忽必烈曰此是前所未有願如其言及至黃陂漁人獻舟且爲鄉導辛丑師次江北九月壬寅朔宗王莫哥自合州釣魚山遣使以蒙古憲宗凶問告忽必烈請北還以繫人望忽必烈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甲辰登香鑪山俯瞰大江大江之北曰武湖武湖之東曰陽邏堡其南岸卽鄆黃洲宋軍以大舟扼江渡軍容甚盛董文炳帥死士數十人當前奪二大舟渡江搏戰宋軍大敗乙巳遲明忽必烈至江岸風雨晦冥諸將皆以爲未可

渡忽必烈不從遂申救將帥揚旗伐鼓三道並進天爲開霽與宋師接戰者二殺獲甚衆逕達南岸軍士有擅入民家者以軍法從事凡所俘獲悉縱之丁未駐軍鄴黃州庚戌進圍鄂州戊午張柔兵亦至大將拔突兒等以舟師趨岳州遇宋將呂文德自重慶來援都兒等迎戰文德乘夜入鄂城守愈堅時蒙古憲宗所遣別將已陷臨江入瑞州矣冬十月辛未朔忽必烈移駐烏龜山甲戌拔突兒還自岳忽必烈遣使招諭鄂州宋守將張勝殺使者以軍出襲苦徹拔都兒戰敗死焉以上元史

十一月丙辰忽必烈移駐牛頭山元良合台略地諸蠻由交趾歷邕桂圍潭州江西大震閏月丁丑忽必烈攻城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賈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營請稱臣納幣忽必烈

不許會合州訃聞似道再遣京往忽必烈亦聞阿藍答兒等謀立阿里不哥遣脫忽思括民兵因召羣臣議事郝經曰今國內空虛塔察旭烈諸王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令脫里察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世宗海陵事乎若彼果稱遣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海上欲歸得乎願大王以社稷爲念與宋議和令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率輕騎而歸直造燕都則彼之姦謀冰釋瓦解遣一軍逆大行靈昇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莫哥諸王會喪和林差官于諸路撫慰安輯命王子真金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稷安矣忽必烈以爲然會宋京至請稱臣割江

南為界歲

絹匹兩各二十萬忽必烈許之遂拔柴而去留張

傑閣旺以

帥侯湖南兀良合台之兵十二月兀良合台攻潭州

甚急向

壁帥師極力守禦蒙古後軍且至遣王輔佑帥眾大戰

蒙古少却會忽必烈遣邁鐵赤將兵來迎兀良合台遂解圍引兵

趨湖北明年春遂與張傑閣旺等北還

